

歷史與空間

■ 馬承鈞

「壯錦蘭園」憶古賢

庚子春節前夕，筆者前往有「中國蘭花第一鎮」之譽的廣西荔浦市雙江鎮，走進遐邇馳名的桂林蘭花示範基地「壯錦蘭園」，經受一場清新酣暢的蘭花文化洗禮，印象極深，銘記於心。

蘭花是中國傳統名花，已有兩千餘年栽培史，它有春蘭、惠蘭、建蘭、墨蘭、寒蘭等多個品種，統稱「中國蘭」。蘭花並無嬌艷奪目的花葉，卻有幽雅高潔的氣質，所以古賢將它與梅、竹、菊並稱「四君子」。以「蘭章」形容詩書之美、以「蘭交」比喻友誼之真和愛情之純，享有「尋得幽蘭報知己，一枝聊贈夢瀟湘」、「氣如蘭兮長不改，心若蘭兮終不移」之譽。

雙江鎮在荔浦市北十餘公里。雙江鎮黨委書記覃朝陽，是我六年前結識的青年才俊，思路清晰，敬業幹練。他約我在桂林蘭花核心示範基地——雙江鎮「壯錦蘭園」見面，還在電話中說：「保你不虛此行，大開眼界！」

汽車在青山綠水間穿行，不到半小時就抵達一個美麗幽靜的所在，門頭赫然寫着「壯錦蘭園」四字。覃朝陽和一位面色黝黑、兩眼閃光的漢子迎上前，覃書記一邊與我握手問好，一邊道：「這位就是「壯錦蘭園」大掌櫃、雙江鎮蘭花協會聯合黨支部書記韋從剛！」覃朝陽介紹，近年來荔浦市蘭花協會發揮黨員先鋒模範作用，帶領村民因地制宜闢出「以蘭致富」、「以展促銷」的蘭花發展新路子。「我們雙江鎮以『三聯三創』強化基層黨建，走上興蘭花產業、促鄉鎮振興康莊大道，韋從剛功不可沒啊，他還當上廣西蘭花協會副會長！」

韋從剛憨厚一笑，將我迎進「壯錦蘭園」展示大廳。這個大廳堪稱中華傳統文化大課堂，醒目的導語和一幅幅圖片、詩詞，集中凸顯了蘭花的輝煌歷史和深厚內涵，豐富展示令人刮目，讓我重溫古賢經典教誨：儒學宗師孔子見山中蘭花，感歎「蘭當為王者香，今乃獨茂與眾草為伍」，於是作《漪蘭婦》、譜《幽蘭操》，云「與善人處，如入芝蘭之室」，頌蘭花之美。愛國詩人屈原種蘭、佩蘭，「以蘭自比」，其名著《離騷》多次提到蘭花，使「蘭」成為君子佳人之的代稱。王維酷愛養蘭，且積累豐富經驗。陶淵明也愛蘭，並棄官回鄉，採菊養蘭，寫下「幽蘭生前庭，含薰待清風」佳句。

李白詩云：「為草當作蘭，為木當作松。蘭秋香風遠，松寒不改容。松蘭相因依，蕭艾徒豐茸」，作草就要作蘭草，作樹就要作松樹。蘭草幽香隨風遠，松樹遇寒不改容，松樹與蘭草都是

高貴的象徵。大文豪蘇軾作有多首詠蘭詩，「春蘭如美人，不採羞自獻。時間風露香，蓬艾深不見」，說蘭花如美人，散發陣陣清香。大學者朱熹也多有詠蘭詩，「今花得古名，旖旎香更好」最享盛名。

韋從剛說，鄭板橋寫過一首《高山幽蘭》：「千古幽貞是此花，不求聞達只煙霞。採樵或恐通來路，更取高山一片遮」，說千百年來數蘭花最為幽然高潔，它不求出人頭地而只願做一片煙霞，藏在高山後面，連上山砍柴的樵夫也不注意它啊。朱德元帥也愛蘭，他在廣州還寫過一首《詠蘭》詩——「越秀公園花木林，百花齊放各爭春。惟有蘭花香正好，一時名貴五羊城。」老韋說，由於蘭花高雅幽美，自古受人追捧。古人還發明了「蘭心蕙質」的成語，形容女子人品像蘭花高雅純美。

我驀然想起，「民族魂」魯迅先生全家幾代也都喜愛蘭花。1933年11月魯迅在《致山本初枝》函中曾言「我曾祖父曾栽培過許多蘭花，還特地為此蓋了三間房子」。魯迅的爺爺和父親也都養過蘭花，魯迅也從小喜愛花、曾跟隨父親在天井和百草園裡廣植花草，還常帶着弟弟周作人、周建人到城內的府山、塔山採蘭，每年新春蘭花開放時，他們弟兄仨更常去會稽山、蘭渚山春遊、採蘭，其《辛亥遊錄》一文曾記述此事。

展示大廳緊挨着韋從剛的蘭花示範園。走進示範園，但見一片綠綠葱葱望不到邊，一株株蘭花在遮陽大棚下生機盎然，風吹來，滿園是淡淡幽香，大有王勃「山中蘭葉徑，城外李桃園。豈知人事靜，不覺鳥啼喧」之感。俯首看去，蘭花小巧秀麗，修長的葉子高高伸展，顏色呈墨綠或淡綠，兩邊被一條莖均勻分開，含苞欲放的花骨朵猶如一個個學舞蹈的靚麗小姑娘。總狀、花序各不相同，花色多樣，有乳白、純白、白綠、黃綠、淡黃、黃褐、醬紅、青紫，可謂姹紫嫣紅、繽紛多姿。

韋從剛一邊引導我們瀏覽壯錦蘭園，一邊給我們普及蘭花知識。他說，蘭花又稱佩蘭、蘭草，屬蘭科，是單子葉、多年生草本植物。葉自莖部簇生，它終年常綠、姿態端秀。根莖橫走，淡紅褐色。莖直立，綠色或紅紫色，分枝少或僅在莖頂有傘房花序分枝。花色由黃褐到淺黃，以純顏色為貴異。蘭花有解熱消暑、健胃止嘔功效。他說：「隨着國內外蘭花需求量的激增，蘭花的市場日趨廣闊、非常看好，其精品、珍品、絕品更攀升至天價嘍！」覃書記介紹，長年的種



蘭經驗，使韋從剛成為一名遠近聞名的蘭花專家。他除了外出開會、傳經送寶外，每天都忙碌在「壯錦蘭園」，給村民和訪客傳授蘭花種植技術是他的「家常飯」。20年前他與蘭花一結緣，就看準了蘭花獨有的文化底蘊和潛在的市場價值，他上山採集蘭花，在自家房前後試種蘭花，發憤研究蘭花種植和鑒賞技藝。經過幾年學習摸索，終於積累了豐富的種蘭、品蘭經驗，還研發培育出蘭花精品——「壯錦牡丹」、「荔江牡丹」等，對蘭花的習性、品種、品質、市場也了如指掌，更多次贏得內地蘭花博覽會大獎，結識了許多海內外著名蘭花界權威。

韋從剛在黨委政府支持下，在家鄉建起40餘畝的蘭花種植示範基地「壯錦蘭園」，迄今他的「蘭園」種有墨蘭、春蘭、寒蘭等十餘大類、上百個品種、30餘萬盆。既有面向尋常百姓的普通蘭花，也有專為「蘭花迷」們特供的精品、珍品。「我的「壯錦蘭園」每年出園5萬盆蘭花，產品遠銷上海、重慶、廣東、雲南、四川、福建、台灣等十多個省市和東南亞地區，產值上百萬元。示範基地建立至今計開創就業崗位40多個，使從業者增收10多萬元。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，樂於為村民提供種苗、技術、銷售等全方位支持與幫助。雙江鎮官相村村民廖雲傑，見韋從剛種蘭花致富，便開始向他學習種蘭花，當時廖家是貧困戶，他就免費提供場地和種苗，如今廖雲傑已靠蘭花脫貧，年收入好幾萬。為了做大蘭花產業，韋從剛還成立了荔浦宏陽蘭花專業合作社，使蘭花成為當地主打產業。

覃書記說，韋從剛還非常注重蘭花文化。他高舉文化自信大旗，以壯錦蘭園為平台，建起「愛蘭養廉」的廉政文化教育基地，營造出「尚蘭花之品，揚清廉之風」的濃厚氛圍，受到上級領導高度評價。2010年韋從剛被評為自治區「勞動模範」，2018年榮獲荔浦市「優秀共產黨員」和「優秀農業致富帶頭人」等殊榮。

採訪結束，欣聞雙江鎮正依託壯錦蘭園，着力打造「蘭花小鎮」，將荔浦蘭花產業推上「高速路」。筆者大喜，賦詩贈予韋從剛——

壯錦蘭園大觀，
蘭心蕙質憶古賢。
小花開出致富路，
幽香入懷更養廉！

字裡行間

■ 黃仲鳴

鳳舞九天薛興國

年前，買了一部程維鈞的《本色古龍：古龍小說原貌探究》，其中有專章述「代筆考證」，逕指陸小鳳系列之《鳳舞九天》，是由薛興國代筆續寫的。這一點，薛興國沒有否認：

「他（古龍）便告訴編輯找不到他便找我代筆幾天。最厲害的一次是他寫了《陸小鳳之鳳舞九天》前面八千字，創造了一個武功天下無敵的大壞蛋之後，後面全交給我來續貂，要我想辦法把殺不死的壞人給殺死。」

古龍名士風流，成名後飲宴酬酢甚多，而邀稿甚眾，便找人代筆。當年，薛興國在台灣報界工作，古龍缺稿時，便由他操刀頂上，古龍看了，甚為滿意，「為了要我代筆代得順暢，他後來便在構思故事時把我叫到他身邊，把他的構想對我說了，以便他失蹤時可以把故事發展下去。」

即是，除了《鳳舞九天》外，還有什麼作品是代筆的？薛興國他講古龍時，很不容易才能在圖書館找到一部《鳳舞九天》，幾經推敲，才勾出從那裡開始是他經手的。換言之，他學古龍甚為相似。程維鈞說：

「在眾多代筆者中，薛興國模仿古龍文筆的相似度比司馬紫煙、于志宏要高一點，所以能瞞



■這書印製精美，可觀之處甚多。 作者提供

過一些初讀古龍的人。」

當然，能瞞過普通讀者，瞞不過古龍研究大家，程維鈞勾斟字酌勾出薛興國文字的「形」和「神」，和古龍尚有不少差距。有何差距，這裡不談，大家找《本色古龍》一看就知。

我認識薛興國雖已久，但鮮有來往。直到他在報社退休後，來到大學任兼職講師時，才相從過密。有一屆學生，十之七八都是饞嘴之人，常找我吃私房菜。我便想起，何不找食家薛興國一同大快朵頤！於是這個聚會便這樣組成了。一直到那班學生畢業後，仍相約一齊，吃喝江湖。

學生之中，不少人只知他是古龍捉刀人，卻鮮知他是寫食經的高手。他真正的著作，不是什麼《鳳舞九天》，而是飲食文字。他的食經有一個特點，就是從食材中來考察，點出它的文化底蘊，引經據典，另有一番味道。且看這部《說文解食》，就可見自己也忘記了。記得年前書展找他講古龍時，很不容易才能在圖書館找到一部《鳳舞九天》，幾經推敲，才勾出從那裡開始是他經手的。換言之，他學古龍甚為相似。程維鈞說：

「在眾多代筆者中，薛興國模仿古龍文筆的相似度比司馬紫煙、于志宏要高一點，所以能瞞

過一些初讀古龍的人。」

這書輕鬆寫來，可談之處甚多，這裡不作多說。寫此文目的，不過是懷念一代大俠、食家在豬年將逝之時，遽然而去，令我過了一個極不快樂的春節。尚禱他「鳳舞九天」，與古龍同醉，以消人間幾許愁。

民間文學

粵語講呢啲

■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鬼鼠、鬼鬼鼠鼠，養老鼠咬布袋，捉隻老鼠落米缸



「鬼祟」指人行事曖昧，不光明正大。「祟」，讀「睡」，且「鼠」正正有着「鬼祟」這種行為習性，廣東人就將「祟」諧音化成「鼠」，衍生了以下兩個形容「偷偷摸摸」的用詞：

鬼鼠；鬼鬼鼠鼠
舊時，如有人說他家中養鼠，一般心中會泛起這樣的一個疑問：「不怕老鼠咬破家中的東西嗎？」不說可能不知，老鼠在出生的一刻，皮光肉滑、白裡透紅，煞是可愛。相信是這個原因，有人就不忍下「毒手」，還把牠「收養」下來。誰不

知，老鼠長大後露出了「本性」——開口就咬。咬破一些雜物可能讓人只覺討厭，最不可接受的還是咬破盛載稻穀的麻布袋，因後續就是吃袋中物，亦即損害主人家的「利益」；此時「養鼠人」才恍然大悟，懊悔不已。人們就用以下一句來譏諷這些「好心人」：

養鼠咬布袋
有謂「江山易改，品性難移」，所以此話除指麻煩自招來外，還帶有「養虎為患」的意味。中國傳統，「養」是「恩」，那此話也可視作「忘恩負義」、「恩將仇報」，與以下幾句遙相呼應：

養狼狗咬心口；養狗咬春袋；養狗咬荔枝心口（心臟）、春袋（陰囊）、荔枝（辜丸）均為要害。
示例1：
啲次李仔「穿櫃桶底」（虧空公款），我有報警仲留番佢響怒，諗住佢會改過，點知佢而家變本加厲，夾埋外人返嚟「爆夾」（爆破夾萬），咁就有咬我成幾呀萬；呢次真係「養老鼠咬布袋」，衰太心軟嘅！

因「憐愛養鼠」，尚可理解；若然「捉鼠來養」，這不就是主動去做些損害自己利益的事嗎？現實生活中，人心不古，不少「鼠輩」除很會掩飾外，還很會塑造個人形象，就讓人難以識破其不軌意圖，且逐漸獲得人們的取信。在機緣巧合下，這群「老練鼠」取得了「登堂入室」的機會，主人家所承擔的後果不說而知就是「遭鼠蠶食」；以下一句正好描述「捉鼠人」的行徑：

捉隻老鼠落米缸
如有人在不清楚或未摸清人家的底細下貿然把他「招進門」，有人會這樣的告誡道：

因住「捉隻老鼠落米缸」！
示例2：
老細：我之所以高薪挖李仔過嚟，就係欣賞佢嘅市場觸覺，相信可以幫到我地公司拓展外國業務！
下屬：老細，我查到佢係舊公司做咗好多唔見得光嘅嘢，今次係「捉隻老鼠落米缸」都唔定！

眾所周知，老鼠膽小，經常進出溝渠或在垃圾堆中流竄且口不擇食；從另一角度，這凸顯了其警覺性和抗逆力，而這些亦是香港人素來的素質。「鼠」年伊始，「新冠肺炎」肆虐，香港正面對比「沙士」更為嚴峻的抗疫形勢，筆者在此祝願香港可「秉承過往，擺脫困厄」。

詩語背後

養得禪心好賦能

■ 江 鄰

這是關於紫荊山莊的故事，卻從一條鐵路講起。黔張常鐵路，是連接重慶市黔江區經張家界到湖南省常德市的快速鐵路。2019年12月26日正式開通，之後不到一個月就是庚子年春節。今年在黔江老家過年，回來便走這條路。

其實，也是陰差陽錯。原本返程訂的是從黔江到長沙的飛機，再從長沙轉高鐵直達香港西九龍。沒想到新冠肺炎疫情迅速擴散，西九龍站臨時關閉，所訂航班也取消了。只好改乘火車從黔江到東莞，再坐汽車赴港。此次乘車的經歷有些特別，從車站候車，到上車安頓下來，整個氣氛都顯得十分安靜。過往印象中，中國人無論在哪裡，似乎都不會靜下來的，尤其是過春節。我們一向以嗓門大、愛扎堆聞名於世，春節更像是歡客消遣的夜場，水手尋樂的碼頭，焉能不鬧騰。一場瘟疫，卻把今年春節變得出奇的靜。不串門，不聚會，不打牌，一家人餐桌上的話也很少。一種小心翼翼的忌憚，瀰漫在空氣中。

打從十幾歲開始與火車打交道，從來沒坐過這麼安靜的火車。全程十多個小時，基本上沒有與人說話。乘務員送來盒飯，也是放在車廂的小桌上，點頭示意。乘客不似平常那麼多，也坐滿了七八成，但神侃與喧嘩沒有了，吵鬧和爭執更沒有。偶爾聽到車乘人員交接工作和發佈行程通知，聲音也是輕輕的，近乎溫柔。

列車經過的張家界，是一片喀斯特地貌發育充分的地區，風光自然是極美的。看着窗外移動的風景，從搖曳的樹枝感覺到風輕輕吹過，似乎想了很多，又似乎什麼都沒有想。我若有所思地靜坐着，傾聽火車滑過鐵軌的摩擦聲，在鐵軌銜接處輕微顫動引發的咔嚓聲，如鋼鐵巨龍鑽進隧洞的轟鳴聲……

黔張常鐵路是典型的山區鐵路，全線共有橋樑190座，隧道100條，橋隧比高達78.1%。可以說是剛出隧洞又上橋樑，橋樑盡頭便是隧道起點。最高的阿達江特大橋，橋墩高120米；最長的武陵山隧道，全長9,044米。在這樣的地質結構中穿行，天光晦明交替，我竟產生了一種六年前的錯覺。腦子裡便胡思亂想起來。今年是生肖鼠年，乃十二生肖之首，開年就遭逢這麼大一場疫情，其間有什麼寓意嗎？鼠年素來不大太平。特別是庚子鼠年，遠的不說，近幾次如1840年鴉片戰爭，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，1960年大饑荒，無不是驚天動地的事件。在十二地支中，

鼠對應的「子」，既為歲之首，月之首，亦為日之首。鼠是典型的夜行穴居動物，在生肖文化中受到推崇，或許隱藏着古人的某種神秘信仰。

中國傳統文化認為，代表生命本源的陽氣，始萌於夜半陰陽交替之際。而所謂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，在氣化宇宙觀中，洞穴乃蘊藏活力之所。人生於穴，長於穴（經絡穴位），死亦歸穴。墓地即為地穴，風水術講究地脈走向，地穴方位尤被看重。這大約與上古初民的穴居生活方式有關。穴居生活在今天的語言中還留有痕跡，人們常把自己的家稱作「窩」，而婚房則叫「洞房」，很多洞窟也因之成為人們的崇拜對象。佛教傳入後，人們開鑿石窟以供佛像。如此看來，在十二生肖中，夜行穴居的鼠是最有文化意蘊和宗教感的圖騰符號。

一路上胡思亂想，時間過得很快。出於防疫需要，全程戴着口罩，也不與人交流。去了兩趟廁所，此外就沒有其他任何走動。或臥或坐，恬然獨處，並不覺得累。在火車上接到一個通知，要去深圳紫荊山莊參加會議，佈置開年有關工作。於是，東莞下車後，沒有直接返回香港，轉而去了紫荊山莊。

位於西麗湖畔的紫荊山莊，在外人眼裡有些神秘，我卻覺得親切。說起來，自己與山莊是有些緣分的。紫荊山莊從破土動工到剪綵啟用，正是我擔任辦公廳主任不久的事，由於工作關係，整個過程都有所參與。對山莊的地形佈局，亭台樓閣，一草一木，都是熟悉的。我一直以為，紫荊山莊就是一個開會的地方。無論作為辦公廳主任辦會，還是作為部門負責人參會，來山莊開會是常事。這些會，大多與香港有關，出席會議的人則來自四面八方。我曾就此寫過一首絕句，名《紫荊山莊》：

華樓半隱入山莊
煙水陰亭棧道旁
一樹紫荊千百朵
迎來遠客話香江

當天會議結束後，並沒有立即回港，而是按防疫規定，就地留居觀察幾天。適逢周末，雖然也處理了一些公務，但總體上還是隨心所欲地閒住。只因這一閒住，住出了山莊的另一番味道。偌大一個山莊，幾乎沒有什麼人。沐浴着朝暉夕陰，獨自漫步在廊橋步道上，極目處西麗湖波光激盪，麒麟山蒼翠欲滴，置身花蔭樹叢中，百鳥婉轉，心情甚是安寧。

入夜，在起伏蜿蜒的小路上散步。寒空中一彎新月，與朦朧的路燈光相互映襯。時令剛過四九，南國的風仍有些涼，但不冷。此情此景，不由人不聯想到與山莊相關的一些人和事。十餘年來，這裡不只是開會，也是一個有故事的地方。人事翻新，故園依舊，多少「當時只道是尋常」的事，讓人浮想聯翩。時過境遷，對這多姿多彩的世界，唯餘感恩。詩情畫意漫上心頭，得一絕一令，錄於此：

（一）七絕
去歲樓堂去歲風
故園小徑故人蹤
閒來把盞吟哦處
煙水寒亭月色濃
（二）天淨沙
寒空冷月如鉤，
剝松曲徑幽幽，
一片煙波翠岫。
夜闌時候，
滄桑欲說還休。

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撲面而來，對人類的教育是深刻的。它以一种極端的方式提醒我們，要懂得謙卑，學會節制，更好地與他人、與自然界相處。早在2003年非典肆虐時，我就在《南方周末》讀到過這樣精彩的議論：對生命本身的留戀，使得我們褪去了張揚的慾望，關注手邊凡俗的幸福。正如張愛玲筆下的傾城之戀，那對勾心鬥角的情侶，因為香港的陷落而得到了成全。疫病是暫時的，平常生活才是基本形態。因此真正有意義的期望也許是，在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，中國城市對自己付出愛意的記憶，可以同對危機的記憶一樣長久。對於物慾的再評價，對於異化的新審視，對於古老人情的再考量，應該屬於建設的範疇，而不應止於偶然的「重現的時光」。

數日山莊小住，雖說是留居觀察，卻如好友孟樹森博士所說，防疫隔離亦成能量源泉，我彷彿獲得了一次心靈的淨化。在疫情的陰影下，脫離了平常的社交生活，更多地體味自己的內心，一種自適的感覺來得如此清晰而強烈，宛如禪心頓悟。

冷月如鉤照紫荊
一彎小路伴寒燈
誰人閑夜徘徊處
養得禪心好賦能

再一次，想起了羅曼羅蘭那句名言：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，那就是在認識生活的真相後依然熱愛生活。